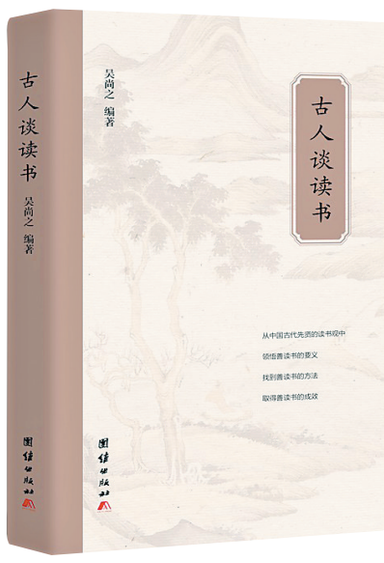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：文天心
执编/版式：于晓琳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read0451@163.com

在千年智慧中寻找读书之道

读《古人谈读书》

□杨晓杰



《古人谈读书》/吴尚之/团结出版社/2023年4月

传承与弘扬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

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，读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明清两代的文人学者，每一位文人雅士读书治学的智慧都是一条不竭的河流，滋养着一代代求知者。

由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编著的《古人谈读书》，正是这样一部系统梳理古人读书经验与智慧的著作。全书以时间为脉络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篇，作者从先秦至明清70位先贤的读书论述中选编121则经典言论并予以评析，让当代读者汲取古人的读书智慧。

书中既收录了孔子“学而时习之”的箴言，也包含了王阳明“明得本体”的心学体悟，同时还有杜甫“读书破万卷”的豪言。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读书观。作者在每则论述后附加的点评，既保持了学术考据的严谨性，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读者架设了理解的阶梯。这使得本书既可作为研究古代教育思想的参考资料，又能成为普通读者提升阅读能力的实用指南。

书中展现的古人读书智慧，首先体现在对读书本质的深刻认知上。孔子提出“学而时习之”的渐进式积累，强调知识获取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。这种观念在朱熹“循序而渐进”的读书法中得到了延伸，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循序渐进学习理论。扬雄“读而能行为之上”的论断，则将读书的终极价值指向实践维度，与陆游“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实践论形成呼应。这些观点共同构建起古人读书“积累——理解——实践”的三重认知体系，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在方法论层面，书中汇集了诸多极具操作性的读书经验。王阳明提出的读书“三得”说，将阅读境界划分为机械记忆、理解要义和明心见性三个层次，这是一种阶梯式的认知提升路径，契合现代教育心理学中的认知发展理论。韩愈提出了“读书四患”，从数量、理解、态度、实践四个维度剖析常见读书误区，其“患足己不学”的警示，精准道出了学习中容易陷入的自满陷阱。而袁枚以“蚕食桑而吐丝，蜂采花而酿蜜”的生动比喻，阐释了知识转化的本质。这些将输入与输出相结合的读书观，与当下倡导的创造性阅读理念不谋而合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本书并未停留在读书技巧的罗列，而是深入探讨了读书与人格修养的内在关联。李白在《嘲鲁儒》中批判的“死章句”现象，揭示了读书与经世致用的辩证关系。白居易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的创作观，将个人阅读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。柳宗元倡导的“勿怪、勿杂、勿务速显”三原则，既是对读书方法的规定，更是对治学态度的规范。这些论述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：真正的读书之道，最终要服务于人格的完善与精神的成长。

作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者，吴尚之对历史材料的处理既保持了原典的完整性，又通过分类评点建立起古今对话的通道。例如将杜甫“富贵必从勤苦得”的劝学诗与“读书破万卷”的创作论并置，完整呈现了诗人对读书价值的双重认知。在阐释王阳明心学读书观时，准确解读了“明得本体”的哲学内涵，同时又将其与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相衔接。此外，吴尚之还在书的后记中总结了“读书十要”，归纳为立志、求本、循序、专注、恒心等十个要点，使古代思想更易被当代读者接纳。

当然，任何文化典籍的现代诠释都面临语境转换的挑战。书中部分涉及科举制度或特定历史背景的论述，可能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，但作者通过翔实的注释和通俗的解说，有效降低了阅读门槛。对于渴望提升阅读效率的现代人而言，书中反复强调的“知行合一”“读活书”等理念，时刻警醒我们既需要古人“韦编三绝”的专注精神，更需要“明得本体”的智慧眼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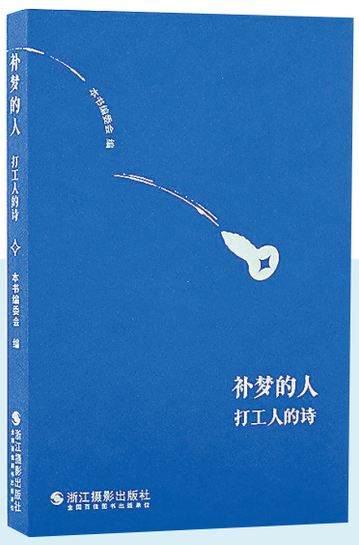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之道本无定法，关键在于找到契合个人心智的成长路径。就像读书的本质绝非信息的堆砌，而是心灵的觉醒与人格的完善。而如何与之对话，古人已用千年智慧给出了答案——以志立身、以恒治学、以行证道。

若说读书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修行，那么《古人谈读书》便是这场修行中不可或缺的灯塔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古人谈读书》既是一部传统文化的精华录，更是一把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，指引我们在浩瀚书海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精神航向。

在生活缝隙中补梦

读《补梦的人：打工人的诗》

□吴荣强



《补梦的人：打工人的诗》/本书编委会/浙江摄影出版社/2025年4月

浙江摄影出版社推出的《补梦的人：打工人的诗》，将目光广泛投向建筑工、家政师、快递员、外卖骑手等众多职业群体。这些来自不同岗位的创作者，以“第一视角”为笔，真实记录下中国城市化浪潮中鲜活的生存细节，以及与之共生的情感共鸣。

与传统诗集的呈现方式迥异，该书另辟蹊径，巧妙融合诗歌与摄影两种艺术形式。书中，诗人工作场景的照片与诗作文字相互映衬、彼此阐释，构建起“视觉+文本”的独特双重叙事模式，为读者带来别具一格的阅读体验。

登上龙年春晚的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，此次入选的组诗《奔跑的蓝》，并非其巅峰之作，给笔者留下的印象较为平淡，整体表现中规中矩。相较之下，他今年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的《烤火》，似乎更能彰显其创作水准。

来自湖南隆回的女工魏兰芳虽籍籍无名，但其作品《销售出库单》却令人眼前一亮。她以自身打工体验为坚实基础，巧妙融入鲜活故事，作为另一种独特的“不在场”存在。这一创意大胆突破打工诗歌传统结构模式，极大拓展了其边界。

同样令人惊艳的，是以收破烂为生的刘忠於。在《我把一吨废钢筋搬成了三吨》中，他调适了以往内心与外在世界单一的感知模式，在创作时开始接纳共同体的声音：“一吨废钢筋就这样被我/搬成了三吨/仿佛，我掌握了这种简单枯燥的方式/就会举一反三。”

福建诗人王祥康的《盲人按摩师》亦触动人心：“他用力在我背上开疆辟土/指头的哑语说出孤独/说为前世赎罪他说今天是他生日/特别想乡下的妈。”在这首诗中，诗人回归纯粹自我，以质朴真切的口吻，融入世俗烟火，站在普通百姓的位置，倾诉心声。

此外，王二冬的《中国快递员》、包华其的《进城的西瓜》和弦河的《在陌生的城市，想写一封书信》等诗作，皆为不可多得的佳作。诗人们巧妙选取精妙场景、独特处境或鲜明角色切入，在整首诗中让这些元素衍生出丰富意义与深刻表达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更多如王计兵般身处底层的打工者，以质朴且略带粗糙的情感，淋漓尽致地书写自身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。他们的文字，如矛盾汇聚的漩涡，其中，柔情与狂热激烈碰撞，细腻与粗犷相互交织，顺从与反叛彼此交锋。

倘若转换视角，站在读者的立场去品味这些诗歌，更容易从中获得一种既能反观外界、又能内省自身的深邃洞见。就如同透过一面特殊的镜子，不仅能映照出周围世界的种种，还能清晰地审视自己的内心。

诚如作家孙昌建在《写诗是造梦，也是补梦》序言中所说：“写诗是一种造梦，也是一种补梦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行为和追求。所以，写诗不再是为了换一个工作岗位，不再是为了成为已经被命名的那些人，因为写诗本身就是一种活法。”

对于打工者而言，诗歌犹如一剂良药，既能宣泄消极情绪、缓解沉重压力、放松紧绷心情，又成为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有力武器。他们借诗歌筑起温暖坚固的堡垒，抵御如潮水般袭来的人间寂寞与寒冷，从而在琐细的生活中，清醒自持。

在当下碎片化的生活语境中，人们对内心宁静的渴望与对远方诗意的向往愈发强烈。透过这部《补梦的人：打工人的诗》，我们不仅能洞察生命中诸多普遍元素，而且能领略诗人至情至性的特质。诗中，“有趣的灵魂”与“真挚的情感”完美统一。

在笔者眼中，这些诗人恰似一群无畏的勇者，他们大多以笔为利刃，果敢且坚毅地剖开时代那层厚重的痂壳，毫不避讳地直面个体内心深处的隐痛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多数作者皆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“讲故事”，所讲的故事逻辑清晰、脉络分明，这无疑赋予了诗歌更强的可读性。当读者沉浸于这些诗作之中，仿佛开启了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，在字里行间寻回那些在纷繁世事中迷失已久的本真自我。

解剖千年的三国故事

读《说三分》

□周广玲

三国的故事，早已深深嵌入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：诸葛亮的羽扇轻摇、关羽的赤兔马奔腾、曹操的奸狡一笑……这些画面早已烙印在几代人的记忆里。然而，你可曾思索过，这些形象究竟源自何方？历史真相与民间传说之间，又横亘着怎样遥远的距离？

刘勃的《说三分》，以冷静而精准的笔触，层层拨开包裹在三国叙事之上的迷雾。《说三分》的核心，在于揭示三国故事的“三重叙事”：正史所记载的历史叙事、民间流传的草根叙事，以及《三国演义》所代表的文学叙事。这三者并非各自为政的平行线，而是相互交织、彼此塑造的复杂网络。刘勃的高明之处，在于他并未对这三种叙事进行优劣评判，而是引领我们洞察每种叙事背后的深层逻辑：历史书写往往服务于当权者的意志，民间故事则映射出百姓的渴望与诉求，而文学创作则在两者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点。

书中颠覆常识的观点俯拾皆是，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，莫过于对《三国演义》“尊刘贬曹”论的颠覆性解读。刘勃犀利地指出，罗贯中在无意之中美化了曹操的形象。原著中，曹操对平民的多次大规模屠杀被淡化处理，而这些在古代读者眼中最为痛恨的恶行，在现代人眼中却似乎并无太多触动。这种视角的差异，根源在于古今价值观的深刻鸿沟。当今的读者为曹操的“真性情”喝彩时，或许并未意识到原著中悄然掩盖的血腥历史真相。

同样被重塑的，还有《三国演义》本身的价值。它并非民间故事的简单堆砌，而是一次高难度的“平衡艺术”。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史料和传说，罗贯中既要保留戏剧冲突，又要赋予道德光环，还要确保故事符合历史框架。刘勃对这种平衡能力赞不绝口：“在历史上或文学上，超越它的作品并不罕见，但总体而言，其综合效果却很难被超越。”例如，在处理曹操杀吕伯奢事件时，小说巧妙融合了历史记载的血腥与民间故事的戏剧性，创造出一个既合乎逻辑又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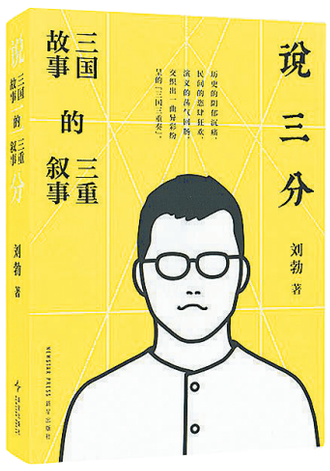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还蕴含着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深刻洞见。刘勃提醒我们，读懂文言文并不意味着读懂历史。古代史书往往充满错漏、抄写错误甚至蓄意篡改，而越是生动的细节，越有可能是虚构的产物。他以曹操的死亡描写为例，指出《三国演义》中“分香卖履”的感人场景虽符合曹操多疑的性格，但终究只是文学想象。真正的历史研究，需要穿透文字的迷雾，辨别史官的立场与意图。

刘勃的文风，堪称“学术与趣味的完美结合”。他能够将枯燥的考据转化为一场引人入胜的侦探游戏：赵云如何从史书中“阔面重颐”的武将形象，转变为民间传说中的白袍小将？一个“张松献地图”的故事，竟然可能源自历史传说？这些趣味考据的背后，是城市游民阶层对英雄形象的期待与重塑。他更不吝调侃《三十六计》这类书籍，认为其作为军事著作竟引用《三国演义》的小说情节作为案例。

作为一位从高校教师转型而来的作家，刘勃深知如何将知识讲得生动有趣。他自嘲是“学生教会我写容易懂的东西”。书中随处可见他的课堂智慧：用“任人唯亲降低监管成本”来解释曹操重用亲族的现象；以“西晋崩溃太早”来揭示三国史料复杂性的根源，官方来不及统一抹杀个人记忆。他将高深的学术观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表达，搭建起一座从学者论著通往普通读者的桥梁。

《说三分》这本书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：历史的面貌取决于讲述者的身份与听众的需求。当刘勃指出孙权墓在南京被冷落的现状时，他暗示的正是历史记忆的选择性。三国之所以能成为“国民IP”，正因其叙事具有极大的弹性，官方看到的是权力博弈，百姓看到的是江湖义气，文人看到的是道德困境。这本书让我们明白：我们热爱的三国，从来不是一块铁板钉钉的历史，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集体创作。

合上《说三分》，那些熟悉的三国人物似乎变得既陌生又新鲜。关羽的神化、鲁肃的平庸化、周瑜的矮小化……这些形象的嬗变背后，是不同时代集体欲望的投影。刘勃告诉我们：历史的面貌永远在流动变化之中。在演义与史实交织的迷雾中，这本书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通往真实三国的曲折道路，当我们放下对“绝对真实”的执着追求时，反而能够拥抱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三国。



《说三分》/刘勃/新星出版社/2024年12月

儿童视角下的乡土成长叙事

读《彩石山》

□王婉若

《彩石山》/张娟/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/2024年3月

翻开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《彩石山》，仿佛踏入一座被童真滤镜晕染的乡土世界。张娟笔下的涉县，不再只是地理坐标上的河北小城，而是通过少年山豆的摄影梦，串联起地方文化传承、红色历史回溯与乡村振兴脉动的成长叙事场，为儿童文学赋予记录乡土变迁、传递精神薪火的厚重使命。

故事以“摄影”为独特锚点，巧妙地搭建起儿童视角与乡土世界的桥梁。主人公山豆对摄影的热爱，既是个体成长的兴趣驱动，更是乡土文化的天然召唤。他用相机镜头捕捉的，小到故乡的一草一木、民俗风情，大到红色历史遗迹、乡村振兴新貌，让读者跟随取景框的移动，沉浸式触摸涉县的文化肌理：从女娲“抟土造人”的传说，到“拨老将”游戏、拽面大锅菜的民俗温度；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旧址的红色厚重，到花椒种植园里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。这种以儿童兴趣为线索的叙事，打破了乡土文化传播的生硬感，让地方文化不再是课本里的遥远符号，而是山豆镜头下可感、可触、可亲的成长背景，悄然完成对小读者的文化浸润——原来故乡的一砖一瓦、一俗一习，都藏着值得挖掘的珍贵故事。

红色历史的回溯，是书中极具分量的精神脉络。涉县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所在地，承载着可歌可泣的抗战记忆。作者借军训教官之口讲述“将军渠”故事，让历史从泛黄的课本走进儿童的情感世界：刘邓首长带领军民凿渠的艰辛，不只是历史事件的复述，更化作山豆们“仿佛置身烽火岁月”的共情体验。这种处理，将红色精神的传承，从宏大叙事转化为儿童可理解的成长养分——山豆们在聆听历史中，汲取的不仅是先辈的勇气，更是“把个人成长与故乡发展、精神传承相连”的价值指引。当山豆用镜头记录红色旧址，用脚步丈量先辈足迹，红色精神便不再抽象，而是成为照进现实的成长灯塔。

乡村振兴的书写，为故事注入时代活水。书中既有脱贫攻坚后乡亲们种植花椒的辛勤与收获，也有后池村传承“新愚公精神”修筑“愚公路”的韧性。这些现实题材的融入，让《彩石山》跳出单纯的儿童文学创作，成为记录乡土变迁的微型档案。山豆的摄影梦，同步记录着故乡从脱贫到振兴的步伐：花椒园里的忙碌身影、愚公路上的建设场景，既是乡村发展的切片，也是山豆成长的注脚。这种“个人成长与乡村振兴同频”的叙事，传递出深刻的时代命题——乡村的未来，需要像山豆这样热爱故乡、愿意用青春与创意反哺土地的年轻人，儿童文学也能成为向少年传递“乡村振兴有我”信念的载体。

成长主题的铺陈，始终贯穿着温暖与力量。山豆的摄影梦并非一帆风顺：初期不被父母理解的委屈，追求摄影大奖时的挫折，对故乡文化认知从浅显到深刻的蜕变……这些成长阵痛，让角色摆脱“完美儿童”的刻板印象，变得真实可感。更动人的是，山豆的成长始终与故乡绑定：对摄影技术的钻研，关联着记录故乡之美的渴望；对红色历史的理解，推动着传承精神的自觉；对乡村振兴的见证，催生着建设故乡的责任感。这种“乡土滋养成长，成长反哺乡土”的双向奔赴，为儿童成长叙事提供了崭新范式——成长不该是孤立的个人突围，而是与故乡、与文化、与时代同呼吸的生命觉醒。

作为儿童文学作品，《彩石山》在创作形式上也颇多巧思。儿童视角的坚守，让文字始终葆有童真的清澈与好奇，即便涉及厚重的历史、宏大的时代命题，也能通过山豆的眼睛、相机、心灵，转化为儿童可理解的故事碎片。

在这个被电子屏幕、快餐文化包围的时代，《彩石山》用山豆的摄影梦，召唤小读者回归乡土、拥抱文化、理解传承，在光影交错的成长叙事里，织就属于新一代的希望经纬：原来故乡的土地里，藏着成长最珍贵的养分；原来儿童文学的笔触，能勾连起个体、乡土与时代的精神脐带。愿这样的作品更多些，让更多少年在文学阅读中，找到与故乡、与文化、与时代对话的密码，在成长路上，成为乡土故事的讲述者、文化传承的接力人、时代脉搏的倾听者。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